

民国通俗小说研究资料
魏绍昌 主编

人间地狱

下

娑婆生 著
包天笑 续

华岳文艺出版社



第五十四回

将军起义先试屠龙手 腻友痴情偷翻历象编

却说孙桐耘自从华达银行开门没有十日便因为反对总管理处突然提出辞职，一个人秘密的到东方旅馆来和程藕舫说个痛快。碰着那程藕舫是一个极赞成总管理处的人，面子上却敷衍桐耘心中却极不以他为然，还是拥护总管理处。起初说了一番话孙桐耘听了很为得意，后来藕舫又说出许多正义来桐耘不觉一怔。正在这当儿门外有人咚咚咚敲门，孙桐耘以为是柯莲荪又回来了，便不敢响，静悄悄的坐着。程藕舫心中晓得莲荪是有意避开，这时候决不会来的敲门的。另是别人，然而朋友当中决不会这般鲁莽，敲门敲得应天价响，一定是什么会闹的人了。心中正在盘旋，敲门的声音更急，又听见外面唠唠骂骂声道：“死人，开门。”接着一阵格格的笑声。藕舫听得明白这是他新近做上的一个清信白莲花。白莲花只有十五岁模样，生得娇小玲珑，一张小脸似圆非圆似长非长，头上复着一头斩齐刘海发漆黑得可爱。一对眼睛黑白分明，当中满带着活泼神气。皮肤雪嫩两颊上真是吹弹得破，略敷脂粉，真是粉装玉琢。程藕舫因为魏子异的介绍做了她没有多时，可是十分相契。每天白莲花不管他叫局不叫

局，一敲过十二点钟便光临东方旅社和藕龄厮混，两人正打得火热。无奈只有一样可恼的事，白莲花尚是一位小先生，又是讨人身体，老鸨每天总派一个跟局的小大姐叫阿妹的跟着。小小的阿妹其权力差不多也和华达银行的总管理处相同，也是处于监督地位。这一层程藕龄和白莲花正是有辄唤奈何之感。然而越是辄唤奈何两人的热度愈高，两情脉脉实觉安排不下。此时咚咚咚敲门，程藕龄明知是她，要不开门又觉辜负玉人，要去开门现在正和孙桐耘谈正经事体，忽然加入一个堂子里的妓女似乎不成体统，一时左右为难非常尴尬。孙桐耘忙问程藕龄道：“外边有人敲门是来寻你的吗？”程藕龄涨红了脸故作从容之态，摇摇头道：“不是，不是。大概是寻错了房间，我这里不会有女人来的……”正说之间只听见门外的茶房对白莲花道：“三小姐，客人出去了，请你停一歇吧。”白莲花道：“弗要瞎说，里面没有人为什么开火？”茶房道：“这火还是昨天一直开到现在没熄呢。”白莲花听听房间里没有声息也有些相信，对茶房道：“那末客人回来了，你就说我来过了。”茶房带笑着回答道：“晓得哉。”白莲花又道：“我替你们省省电，既不人在里边何必得火。”扑的一声顺手便将程藕龄门外的电灯扑落一扭，程藕龄和孙桐耘两人顿时相对黑暗。程藕龄假作诧异道：“真奇怪了，电灯也不亮了。”说着正要立起来去扭明电灯。门外的茶房非常灵敏，见白莲花走了忙过来仍将电灯开亮。孙桐耘这时候也似乎明白门外的女人与藕龄一定有些关系，但是藕龄不承认桐耘也只好不响了。两人又坐了片刻，桐耘忽然想起今晚益兴银行经理请他吃饭，座中全是银行界中人颇有交际关系，便和藕龄告辞。藕龄也说另有饭局，两人便一同

出了东方旅社，两人在电梯当中藕龄对桐耘道：“行里的事你还是勉为其难暂维现状，至于刚才所谈为难情形待我明天约好了江浩源诸人从长计议一下，想一个既不违悖行章又不使你为难的办法，你瞧可好么？”孙桐耘道：“能有善处之法那是最好了。”程藕龄道：“一切的话由我们来说，比你自已出头反对来得妥当。”孙桐耘也点点头下了电梯。藕舱忽然道：“哎呀！我忘却了一件东西没带着，我还要上去一趟，那末你先请吧！”孙桐耘遂点点头独自去了。程藕龄回到楼上问茶房道：“刚刚来敲门的可是白莲花？”茶房道：“正是白莲花，我晓得程先生房间里有客人关门谈公事，因此回报她没有人在里面。”程藕龄很觉那茶房聪明知趣，笑了一笑点了一点头，重新到房间里洗了一个脸换了一套漂亮衣服再出门赴宴。这晚乃是姚啸秋在碧嫣家请客。等到程藕龄到时诸客俱已入座。藕龄看大半是熟人，约略招呼一下也懒得多说，赶紧写局票叫白莲花。白莲花不到片刻一人来了。这一天白莲花不比平日，打扮得格外华丽夺目，她穿着一套月白洒金绸子的驼线衫裤，一朵一朵的金花边上还夹着绣了几朵小月季花愈形娇艳。他向来是梳辫子的，这一天却挽了一个辫子髻光滑鉴人，髻上除却了钻石的装饰以外却又簪了两朵鲜红的茶花。粉靥又略涂胭脂，樱唇上更是红润可爱，越衬出里面崭齐细白的牙齿。白莲花一到，阖席的人不约而同的赞了一声。座中那魏子异是和她最熟，忙对程藕龄笑嘻嘻道：“恭喜，恭喜。”程藕龄愕然不解。魏子异指着白莲花道：“她今天这般浓艳的打扮，大概是要做新娘娘了。”程藕龄还未回答，白莲花笑道：“魏大人又要瞎说哉！别人家高兴，着点鲜一点的衣裳，就要造谣言了。别人家衣裳着太素净了，

你们又要说是小孤孀，真真难煞人了。”魏子异指指白莲花的头上道：“那末头上为什么戴红花，不是做新娘娘？今天一定点大蜡烛。”魏子异说完这句话不打紧，那白莲花却不由得烘的一阵红云上颊低下头道：“魏大人越说越不对了，侬是弗懂格。”魏子异对程藕龄道：“藕兄你怎么可以瞒了原媒，媒人一定不答应要和你讨喜酒吃。”程藕龄也笑了一笑正要回答子异，白莲花忙将藕龄一拉附耳道：“你停会儿什么时候来叫？”藕龄道：“总要一点钟后，早叫了你又不能来，来了你转一转就走有什么趣呀！”白莲花躊躇了一会道：“今天你早一点来叫，我可以早一点来。不要忘记。”藕龄点点头。魏子异候他们说完了道：“我全知道了。”白莲花道：“魏大人你知道什么？”魏子异道：“就是你带红花喜事重重的那一回事。”白莲花抿着嘴笑道：“你真也不知道呢！”还要说别的话时，白莲花的相帮拿着一叠局票催转局。白莲花也不能久坐，便翩然去了。临走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藕龄早一点来叫。白莲花去后魏子异道：“藕龄兄你真好福气呀！这孩子很标致，差一些的客人她竟瞧不上眼，和藕兄到是天上无两地下一双呢！我这月老可谓撮合得不错。”藕龄也只笑了一笑道：“将来重重的再谢媒人吧！”魏子异皱一皱眉头道：“媒人一方面你到不必顾虑，倒是白莲花那假母嘉兴老大爱钱若命贪而无厌，很不容易对付呢。”程藕龄道：“鴛儿爱钞本是天经地义无足深怪。”魏子异摇摇头道：“象嘉兴老大真也要得异乎寻常了。有一天铁路局长萧仲珊要约白莲花去到江湾看跑马，嘉兴老大定规不肯放她去。萧仲珊心生一计，袋内掏出一百块钱钞票来塞给嘉兴老大道：‘这一些给你买点水果吃。’嘉兴老大笑纳了。便马上掉转

口风允许白莲花陪萧仲珊去看跑马，你看光天化日之下看看跑马尚且如此疙瘩，要和她商量大问题，那一斧头劈下来定是脑浆迸裂呢。”程藕龄道：“横竖我们也没有什么野心，她的斧头虽重砍不上我的脑袋来。”魏子异笑道：“藕兄不必假撇清，我看快劈上来了。好在你是杭州人，杭州人以杭铁头著名决不怕她嘉兴利斧。”说得藕龄也笑了。须臾席散藕龄又被主人和子异拉着碰了八圈和，等到散时已将近一点钟。藕龄匆匆忙忙赶回东方旅社，衣服不脱先写局票叫白莲花，又掏出两张轿饭票券给叫局的人吩咐快去快去。在藕龄的心想，以为此票发出顶多半个钟头白莲花就可以来了。谁知事有出乎意外，这一天叫了足足过两个钟头依然不见白莲花的足跡，藕龄非常诧异。打了电话问问白莲花家，白莲花家的人含糊回答。忽然说白莲花已睡了，忽然又说酸了，忽然又说停一会转过来，言词矛盾。程藕龄非常怀疑，程藕龄狐疑不决一直候到四五点钟左右。马路上电车已经试车了，仍不见白莲花的音信。藕龄晓得今天是不会来了，干候了一夜未免疲倦这时候竟支持不住，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且不谈程藕龄的晓梦迷离，再将那白莲花昨夜爽约不来的原故叙一叙。可怜程藕龄旅馆孤灯清宵独守的时候，正是白莲花红烛高烧呻吟枕席之际呢。原来白莲花从碧嫣院中别了程藕龄以后出得门来坐上包车，白莲花问相帮此刻先转什么地方？相帮道：“三小姐，娘叫你就回去呢。”白莲花道：“还有几个局总要转一转再回去呀！”相帮道：“不不，刚刚派人来交代的，叫你今天无论什么局全不必转，赶紧回去。戚大人的台面要摆了。”白莲花听到戚大人三个字不禁芳心一震，忙向相帮道：“我出来的时候戚大人不是刚刚坐下去碰和，

怎么就要摆台面咧？没有这般早吧！”相帮微微的一笑道：

“听说戚大人今天不高兴多碰，马马虎虎的碰几圈就算数了。三小姐还是早点回去吧！”相帮推着包车一路说着。那拉车的拚命飞奔，不一刻早到了新清和自家院内。白莲花下得车来抬头一看，自家楼上已经灯火辉煌一派猜拳劝酒的声音。白莲花一想台面果然已经摆了，匆匆上楼，那白莲花的鸨母嘉兴老大立在扶梯口笑着迎接道：“你你你怎么来得这样迟，台面已摆了。我急煞呢！今天是什么日子？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呢。”说着却轻轻的用手拍了一拍白莲花的香肩。白莲花也不说什么径到摆台面的大房间来。刚走进去，第一先被戚大人一位远房本家戚三老爷瞧见。戚三老爷已上了几岁年纪有两撇胡子，动不动就倚老卖老，老人家都称他为三老爷。这时候霍地立起跑了过来一把拉住白莲花道：“你再不来，我家兄弟要急坏了。”这一嚷主席上的戚大人和其余六七位朋友全回过头来瞧白莲花。戚三老爷更一叠连声的嚷：“蜡烛好点起来了！蜡烛好点起来了！老大在那里？”直羞得白莲花满面红云抬不起头来，一朵白莲花好似红莲花了。合席的人也夹着凑热闹道：“今天真是容光焕发喜星照命，与平常日子大不相同了。”戚大人见白莲花又羞又恼心中颇有些不忍。忙拉过了白莲花道：“不去理他们，你来斟上一巡酒吧！”又急忙对阖座的人以目示意，众人也不再胡闹了。可是那白莲花被这一阵嘲弄执着酒壶已是盈盈欲涕了。众宾客见白莲花一一依次斟酒过来，大家全立起来抢着喝。戚三老爷喝了一杯还要白莲花再斟一杯，口中连说：“今天喜酒一定要喝个成双。”白莲花没法只得又给三老爷斟上一杯。戚三老爷一饮而尽。这时候阖席的人对主

人戚大人道：“今天喜酒不比寻常，我们也要应该合敬主人一杯。”戚大人正在中年兴致甚豪，加之他手握军符没几天就要上马杀贼，痛饮黄龙威风凛凛气吞湖海是何等气概！便对众宾客道：“好好好，你们不敬我，我还要抢酒吃呢，白吃这些淡而无味的黄酒我可不能再陪。”这一句话不言紧，那鸨母嘉兴老大在旁插嘴道：“戚大人，这是特为向茂源买来的瓶头太雕，比平常的酒要好得多咧。”说着低着头要寻那茂源的空瓶给戚大人看。戚大人也不理，他对着白莲花道：“你去替我开两瓶白兰地来。”白莲花点点头吩咐小大姐去开。座中有一个客人喊着戚大人的台甫道：“志勇，你明天不就动身吗？今天又有私事，公私事交迫责任非轻，我劝你少喝一杯吧！”戚大人笑道：“我越是喝酒越来精神。况且明天动身孤军深入，不知道那一天再来”，遂左手握着白莲花，右手执着白兰地与诸君子痛饮。又道：“今天这盛会怎么能拦得住我的酒虫呢？”座中的客人恐怕触动了戚志勇的别绪离愁，忙道：“那容易得很，你这一次去用民意做后盾，诛锄强暴，救民水火，师出有名还不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包你一两个月便能一鼓荡平。到那时候我们仍然邀你到白莲花这里来，大大的开一个凯旋宴。”戚志勇道：“但愿如此，我却很相信自己，打仗却有几分把握。究竟不是和他们纸上谈兵的书生一般。”说着白莲花早已将白兰地开好执着瓶来替戚志勇斟上。戚志勇道：“这小杯的白兰地喝着怪厌气的，换汽水杯来。”白莲花道：“当心点，不要喝醉了。”三老爷听了这话拍一拍戚志勇道：“老弟，你听见吗？白莲花真疼你呢，我看爽爽快快你明天带了她一块走吧！要不然心悬两地，你打仗也打不好呢。”戚志勇笑对白莲花道：“你

敢跟我去打仗吗？”白莲花随口道：“打仗也不要我打，和你一淘去白相相也呒啥。”戚志勇笑道：“你说得好轻松，打仗是性命交关的事，怎么好白相相。”白莲花笑道：“你做元帅的呀！元帅身边有不少的兵丁护卫着，你到那里我跟着你到那里还怕什么呢？”戚志勇道：“这是你瞧见戏台上饭桶的元帅如此，象我呢打起仗来火线里我也上去，不是这样手底下的兄弟们怎肯拚命呢。”白莲花听到这里忙道：

“那末你倒要当心点……”正说到这里缩住了，恐怕戚志勇听了以为不祥之兆不高兴。戚志勇道：“未打仗以前要想得谨慎周到，既开火以后却全靠一股勇气那也当心不了。”许多阖席的人听了这话俱拍着掌道：“这真是老军事家的谈吐呢。”戚志勇道：“老军务不敢说，枪林弹雨里却讨过不少的生活了。”说着举起手中的大杯白兰地咽的一声一杯喝下去了。白莲花来抢已经空杯。戚志勇笑握着白莲花手道：

“你来抢我的杯子，你要喝酒吗？那末我和你对干一杯吧！”说罢不由分说用小杯子倒了一杯给白莲花，戚志勇却自斟了一大杯。白莲花摇摇头道：“我不能喝酒你还知道吗？”戚志勇笑迷迷的瞧着白莲花道：“你越是不会喝酒，喝一杯两杯半醉不醉的样子我顶喜欢，真是一只酒囊到没意思了。”又珍重的叫了一声：“老三，你喝了吧！”白莲花无奈皱着眉头挨着气喝了一杯。戚志勇也陪了一大杯。三老爷道：“好了，好了，你们今天还有正经事呢。吃得烂醉如泥岂不误事？”戚志勇道：“我再喝五六大杯也不要紧，现在一些不觉得呢。”座客大家道：“那末你们两人喝了双杯不必多喝吧。”戚志勇忙又斟了两杯一杯递给白莲花，一杯自己又一饮而尽。白莲花摇摇头道：“我真喝不下了，刚刚一杯喝得太

猛，这时候已经有些头昏了。”戚志勇道：“头昏怕什么？”向床上努一努嘴道：“早些睡便了。”白莲花听了睡的一句话格外心惊肉跳，简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戚志勇不由分说将那一杯白兰地又送至白莲花的唇边，白莲花避也避不了只得又喝下去了。两杯喝得太猛白莲花竟有些支持不住，顿时心跳面红气促头眩一齐交作。她对戚志勇笑了一笑道：“我真醉了，瞧你们糊里糊涂认不清了。”此时嘉兴老大走过来道：“阿囡，你真醉了吗？”白莲花心中明白口中说不出什么，只点了两点头。嘉兴老大便挽着她到后面亭子间里去了。三老爷笑吟吟的道：“白莲花今天真是玉山颓矣。”又对戚志勇道：“志勇停一会儿你要怜惜她一点，我今天瞧着她似乎很可怜的呢。”座中的客人齐笑道：“三先生这用不着你关照。”说罢大家起立带说带笑的也将戚志勇簇拥着送进后面亭子间。戚三老爷和众宾客将戚志勇送进后面亭间以后，只见白莲花已是和衣睡了。锦衾绣幔睡着一个微醉佳人嫩红宝妙靥目惺忪，此情此境谁不神荡？戚志勇酒量本好，喝了几杯白兰地脸上虽有几分春色心中并不糊涂。见了白莲花这般情景自是十分怜爱备至，可是当着众人也不便上前温存。戚三老爷最为知趣，进得房来和众客前推后拥将戚志勇推在白莲花睡的床沿上坐着。戚志勇笑道：“你们真会起哄。”戚三老爷道：“你不要讨厌起哄，我们就走决不耽搁你们这千金一刻的好时光。”众客也附和着道：“我们也应该走了。”说完了大家一哄而散。戚志勇要起立相送，大家抢着走了出来，戚三老爷又随手将亭子间房门关上，不许戚志勇出来。戚志勇走到门边拉一拉门见拉不开，晓得三老爷等在门外扭住，戚志勇也将计就计隔着门说一声：“不送了。”门外的三

老爷等大家相视一笑，各自下楼而去。内中有一个客人和戚三老爷最要好，两人一路谈着走出白莲花的家里。那客人对戚三老爷道：“天理良心，白莲花真不错，志勇也真欢喜她。不过志勇明天决定出发到福建去，这一去关系大局甚大不是寻常的游历旅行，志勇应该筹划些正经事体。今天倚装匆促还干着旖旎风光的事，明天海上抚兵难免要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戚三老爷道：“你真不明白这内幕呢。志勇做这篇文章正因为是明天天南起义今天方才举行。否则他这念头转得也长远了，为什么急急举行？”那客人道：“我这又外行了，志勇明天起义称兵与今夕红烛高烧有何连带关系呢？”戚三老爷道：“向来他们做将帅的人有一种迷信，据说出兵之先倘若有见红之欢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志勇今天一则是了却和白莲花一向的心愿，二则也未能免俗讨一个吉兆罢了。”那客人道：“哦！原来如此。这差不多和旧戏上元帅出兵杀人祭旗一般的办法了。”戚三老爷点一点头笑了一笑。那客人道：“那末志勇此去果然一战而捷，扫定中原论功行赏。白莲花到厥功匪细呢！”戚三老爷道：“倘若志勇大功告成，那时候白莲花还不宝扇迎归吗？”那客人道：“我们做朋友的那当然祝他们花好月圆。”戚三老爷道：“不过有一样，白莲花似乎不十分赞成志勇呢。今天这一举白莲花并不愿意，全是老鸨嘉兴老大硬做。所以志勇必须用点酒力，否则恐怕临阵脱逃呢。”那客人道：“哦！原来如此。我也奇怪志勇向不挨人吃酒的，今天为何殷勤劝进？”戚三老爷笑了一笑道：“如今说穿你方才明白志勇劝酒的深意呢，这时候恐怕正合着志勇孤军深入的那句话了。但白莲花迟早之间也免不了的啊！”戚三老爷和那客人一路

说笑着不觉早穿过了一条马路。戚三老爷道：“咦！我们谈得不知不觉，这样信步走去不要迷失路途呢！”于是两人便分道扬镳而散。再说戚志勇次日启身匆匆的回到他办公所在，许多参谋营长早已整装以待静候出发。戚志勇这时候心目中只记得白莲花那夜的宛娇丽啼动人怜爱的样子，其余什么国家大事早已丢在脑后。以他的意见原想再连续几天好梦。无如开福建的船不是天天出口。倘若这一班不去又要耽搁许多日子，一切计划上便要生出许多变化。戚志勇无奈何只得硬着头皮撇下白莲花而去。晚间上船的时候还特到白莲花家中一转，预备临歧话别。恰恰白莲花出局去了，戚志勇扑了一个空，也无心等候。老鸨嘉兴老大见戚志勇浩然长征心中十分割舍不得，对戚志勇说了许多前途保重黯然魂销的话。她意思并非舍不得戚志勇这人，实在可惜他这一去少了一个肯花钱的大嫖客。嘉兴老大暗中打算，从前戚大人和我们阿囡客客气气的时候，尚且三天一请客五天一做花头。如今再加上特别关系，他格外应该报效的了。如今他一去，虽然昨天捞着他一票整款子，可是平常日逐的花头到少一个靠得住的户头了，因此不免惋惜。戚志勇只欢喜白莲花，嘉兴老大本不在他心上。见面已是三分不快，再加白莲花又不在家，戚志勇更不高兴，坐了一坐便去了。嘉兴老大问：“戚大人，船在那里？可是金利源码头？我候阿囡回来和她一同坐马车来到船上送你。”戚志勇忙拦住道：“不必，船上有许多部下军官，未免叫他们观之不雅。还是免了吧！白莲花果然牵记我，叫她常常写信，由三老爷转交给我好了。”嘉兴老大送了戚志勇出门以后不一会功夫白莲花也出局回来了，嘉兴老大告诉她戚大人刚刚来过的一番话。白莲花道：“他今

天真动身了吗？”嘉兴老大道：“他军务在身怎好耽搁。”白莲花笑了一笑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嘉兴老大道：“你的良心到啥，他这番动身你还替他念佛，保护他一路平安。真合作古语一夜夫妻百日恩了。前天我和你说，你还横不肯竖不肯。今天你却替他念佛了。”白莲花道：“我念佛是谢谢救命菩萨将他赶走，倘若他再不走，这样一天一天的下去缠不清楚，我的一条性命全要交脱了。妈妈这全是你害我的呀！”说到这里眼圈儿一红要哭出来了。嘉兴老大见白莲花一肚皮委屈，心中想着似乎也有些过意不去。正要想几句安慰白莲花的话，忽的楼窗口铃声一响。小大姐忙问：

“啥事体？”下面相帮喊道：“堂唱，程叫到东方旅社。”局票随着小篮宕了上来。嘉兴老大拍拍白莲花的香肩道：“乖囡不要不舒徐了，程家里来叫了，你赶紧去和他多白相一歇吧！今天横竖戚大人也上船不来了，你迟一点回来也不要紧，让你散散心吧！”白莲花心中本来觉得昨夜未曾到程藕龄那里去，对于藕龄非常抱歉，正恐藕龄一怒今天不来叫她。如今藕龄来叫了恨不立刻飞到东方旅社去。又见嘉兴老大允许她可以晚点回来，心中很觉高兴。便也不再向嘉兴老大诉什么委屈，匆匆的下楼登车向东方旅社而来。刚刚走到藕龄的门外心中不觉一怔，暗想：我昨日今宵大不同，万一藕龄问起我昨天为什么一夜不见面？怎样的回答他呢？不要再给他瞧出什么破绽来那到不妙。门外踟蹰不敢走进去，迥没有前几次排闥直入的那般勇气。恰巧这时候里面有人开门出来，那人却是姚啸秋，啸秋见了白莲花道：“咦！为什么立在门外不走进来？”白莲花道：“我特为不走进来，听壁脚。听听你们背后头说我些什么？”啸秋道：“我们正在这里说

你为什么叫了半天还不来呢，别的话可没有说，你不信进去问问大少。”白莲花走进来，只见程藕龄正和柯莲荪两人同坐在一张榻上在那里交头接耳谈天。白莲花道：“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里说什么？”说着走过去将藕龄推了一推，便向藕龄身旁一坐，将程柯两人的话头打断。藕龄劈头一句问白莲花道：“你昨天为什么不来？”白莲花心虚，被他这紧紧的一问愕了一愕道：“昨天……真真对弗住，被客人灌醉了实在走不起来。”柯莲荪在旁插嘴道：“酒字下面恐怕还有一个字，醉了以后还有一件吧！”在柯莲荪原是一句无心凑趣的话，白莲花疑心柯莲荪消息灵通，不觉脸上陡然一红低着头支吾道：“三少，不要瞎三话四。”柯莲荪趁势道：“你的脸上为什么红？”白莲花双手捧住脸对玻璃橱门照了一照道：“面孔向来如此一径红，你又来瞎说哉！”藕龄对白莲花道：“你不要躲开去，我会相面。”说着将她两手劈开，对她嫩红的小脸上仔细的端详。谁知白莲花深恐藕龄瞧出什么眉毛上的破绽来，拚命的低着头不肯抬起来。这时候姚啸秋从门外进来，问道：“你们两人合伙欺侮小先生吗？”走过来拉开了藕龄的手。白莲花遂立了起来笑道：“你们一拉一扯，我的前刘海全被你们弄毛了。”说罢从口袋内掏出一方小镜一只绿虬角梳对镜将前刘海发仔细梳了一梳。程藕龄留心在镜中赏鉴白莲花的情影，确是温润可人玲珑娇小。白莲花也在镜中瞧得清楚，见藕龄出神看她，她也流波送盼。白莲花的前刘海发甚长，差不多将妙目遮了一半。白莲花却从刘海发中射出两道脉脉含情的目光来，对藕龄的目光一逗微微一笑。藕龄向来载酒看花矜持过甚，这一次遇着白莲花已是怦怦心动，耳鬓厮磨了长久格外未免有情。谁能料此这

四目相视一笑原是一件极平淡的事，可是藕龄如触电气竟有些支持不住。说也奇怪白莲花梳好了前刘海也是情不自禁的走到藕龄身旁，对他附耳密语道：“昨天你等我到什么时候？”藕龄道：“大白天亮。”白莲花紧紧的握住藕龄的手道：“真真对不住你，今天我陪你到大白天亮，补还你罢了。”程藕龄道：“我不信，你的妈妈答应吗？”白莲花道：“不答应，我也要她答应。”柯莲荪、姚啸秋见他们俩含笑密语，问道：“你们有什么话高点说，让大家听听。”白莲花道：“呸啥闲话。”姚啸秋道：“呸啥闲话，为什么这般秘密呢？”白莲花正要回答，房门一推门外走进了一人，众人一看却是白莲花跟局的阿妹。阿妹向来是做老鸨嘉兴老大的耳目，她一走进来白莲花心中一怔，老大的有些不愿意。白莲花问阿妹道：“来做啥？”阿妹笑了一笑道：“呸啥。”众人谈笑了一会阿妹轻轻的附着白莲花的耳朵说了一声道：“姆妈叫我来喊你就回去。”白莲花道：“有什么人在家里吗？”阿妹道：“没有什么人，姆妈喊你回去说一句话，说完了你再来。”白莲花心中虽老大不愿意去，但是鸨命神圣不可侵犯只得委屈顺从。略迟了片刻便和藕龄说明原委，藕龄晓得阿妹一来定是唤她回去，也不多留，却和她说道：“如果停歇有空再来，我不再写局票叫你了。”白莲花点了一点头，随着阿妹回到新清和。刚上楼只听得威三老爷一阵呵呵大笑的声音，白莲花吃了一惊，生怕威志勇也来了。忙停住了脚问娘姨道：“里间啥人？”娘姨道：“是威三老爷。”白莲花道：“还有啥人？”娘姨摇摇头道：“呸不哉！房间里只有三老爷和姆妈妈两个人，等得你长久了。”白莲花安心一半走了进去，只见嘉兴老大和三老爷对躺在炕

上抽烟。戚三老爷一见白莲花来了笑着道：“昨天怎样？”白莲花扭过脸去不响。嘉兴老大插嘴道：“三老爷还是少说点，她到底怕难为情呢！”戚三老爷忙正色道：“这件事只有我们三四个人说说可以晓得，外边一概不提，你放心罢了！”嘉兴老大道：“对呀，不然要害得她生意不好做了。住在法兰西的小卫转她的念头也长远了，几次三番来和我说，我总因为她太小不舍得没答应他。这一次戚大人也是前世有缘，刚刚戚大人要出门去，我再不答应，便不免得罪了戚大人，并且也对不起你三老爷。倘若不是这样，我也不肯的。我现在因此十分担心，戚大人这件事要 给小卫晓得了，他一定又要来和我缠弗清爽了。三老爷谢谢你，外头一概千万不要提起。”戚三老爷道：“晓得，这一点门槛我还不 懂吗？”白莲花在旁听他们这些话听得很有些不耐烦，忙问嘉兴老大道：“姆妈，你喊我回来阿有啥事体？”嘉兴老大道：“自然有事体，你不要急。候三老爷吃好这筒烟，三老爷要上轮船去送戚大人。你同我去女人多了不便当，你同三老爷去不要紧的，送一送戚大人也是应该的。戚大人真喜欢你呢！他此番打着胜仗一定可以得着许多好东西好宝贝，他一定寄得来给你呢！你不要还是从前小因脾气，横不对竖不对。你想戚大人要不喜欢你，他昨日怎么肯……”白莲花不等嘉兴老大说完忙剪住话头道：“轮船上陌陌生生的许多人，我去送客阿要难为情？我想弗去了。”嘉兴老大道：“弗去似乎对不起戚大人。”白莲花道：“戚大人不是和你说明不叫我们去送他吗？倘若去送他一定不高兴。你不是告诉我船上有许多带兵官吗？戚大人也许瞒住他们，我这一去岂不叫他为难吗？”戚三老爷这时候正在那里抽烟，呼呼的